

嫁接到长安的风尚习气

季风



在陕西文学圈内，穆涛是最没有争议的，尤其是他的散文水准，让人信服。他人缘也好，虽是《美文》的社长，主编位置却请贾平凹坐着，镇着全局。他说贾平凹做主编，《美文》是重要刊物，老贾不坐主编位置，《美文》就是一份普通的都市报。如同过去巴金是《收获》主编，当时杂志连常务主编也不设，只要老人活着，就是唯一的主编。因为巴金在，《收获》也代表着中国文坛的高度。

有河北朋友来西安，要见乡党，穆涛作陪，席间酒喝多了，道出了他的率真和质朴。聊起那年背铺盖来西安，《美文》才筹办不到一年，妻子不理解男人抛家舍业跑那么远。他用比喻说服妻子：足球比赛，一支球队重要是因为某个球星重要，平凹先生就是他崇拜的球星。那时他才35岁，还不是党员，先当副主编。从1993年干起，到现在30年。当时在过年前，平凹先生说他从来没去过石家庄，让穆涛代他给买张票，穆涛家的地方小，没有多余床，平凹住在孩子房，架子上以前放杂物的，平凹就攀在上面睡。老贾在他家，享受了

最高待遇。连着两个春节，平凹陪穆涛一起回石家庄，不会客，不约朋友，就是约一个朋友做腿子打麻将。在桌上，平凹对穆涛说，我为你们办不了大事，但不愿意夫妻老是两地分着。穆涛的妻子很是感动，说，贾老师，您随便联系个单位，我都愿意去。从此夫妻徙徙西安，再没有离开。嫁接来的穆涛，等于陕西地方多了一位散文好手。长安有嫁接习气，以前来贵，却能容有才华的人。古之张仪、商鞅、马周、李白、白居易等，都源于陕西有引进人才的习惯，不拒当世的才子。穆涛人在长安，多读史书，闲游秦汉遗址，细读太史公《史记》，甚至读得更认真，偏重秦地文史传奇，追寻远古风气，写成了一本厚重的杂论集。

穆涛健谈，尤其喝了酒，又因才华大，很是活络。当时从南校区回家折身，给朋友带礼物才迟到。进门他作揖，说得了缠腰火丹，按医嘱吃药，不敢喝酒，并扒开脖子证实，确实红肿一片。可朋友来，又约了长安的乡党，让他一杯不拉，连给敬酒。

河北义士，如此之多。穆涛投秦，也终成了气候。秦地和河北，是渊源甚深，大家喝点酒，扯开两地古时之事。说先秦诸侯因畏秦强，有兼虎狼吞并的心，六国震荡时，苏秦张仪用谋略舞弄于波涛之间，张仪先坐秦，苏秦做合纵，兄弟驰骋才华，都做了帝师。若干年后，燕小，赵先灭，燕无屏可

蔽，田光引荐卫国人刺客荆轲，认识在秦国为质才回来的太子丹，美女黄金先侵蚀流浪的穷小子，再密谋让秦国的降将樊於期自刎成全，荆轲带樊於期的头和督亢地图来刺秦，以报太子丹的慧眼赏识。这段历史如戏剧，被前人写得起伏跌宕，是很大的传奇。还有屠狗的高渐离，也是打击乐器的音乐之父。先是买赵国徐夫人百金匕首，毒水浸淬，荆轲带了13岁杀人的志士秦舞阳，要靠那把小刀，对强秦做斩首行动。“图穷匕见”，也是最好动作，可惜一投不中，被斩了八处，荆轲死前自知不成，倚在铜柱笑，腿如簸箕张开，嘴上开骂：秦王，大事不成，我想活捉你，让把六国土地契约还给诸侯。荆轲死后成就了声名，咸阳有他的墓地，河北的荆轲山上也有衣冠冢，还有老家卫国，就是现在的淇县，还有一个墓冢。

席间，穆涛说，荆轲是拿木剑刺秦王的。因为喝多了，有人记得他说考证木剑。亡秦者，楚。但秦制留下。镇国的玉玺，是楚国人下和发现的，先为赵国所得，秦王谋算不成，后来嬴政灭六国复得，成了始皇帝，才把玉玺雕刻成传国之玺。传秦汉魏晋隋唐等，才不见所终。但皇帝和封禅的作风，被沿袭下来。和氏之璧，也像穆涛的文学，由赵到秦，成就了四方城的一壁。

穆涛认为，他是投奔贾平凹先生，

才情愿到陕西，倒不想成就了文章，因此感激知遇之恩。他是廊坊人，师专毕业后，在钢厂子校当老师，后考西北大学上大学，成了平凹的学弟。毕业后，又回石家庄当编辑，和妻子在一个编辑部。按说夫妻同巢，白天共处一室，出来比翼双飞。但他为了追随秦地的风气，抛家舍业，到了偏隅一地的长安，由一位普通的文学编辑做起。他也是编务忙，才不情愿在编辑之余写长文章。他的文章精短，但质地实在，和外表、气质一样，偶有俏皮话，但不圆滑轻浮，更多的是那种冷幽默。

我是认真读了穆涛的书，小文精论约简，敛气，从不夸张。他以前写散文，内核坚硬，强劲，有发聩震耳激荡之声势。但他最关注时代，重视灼热的社会，是有情怀和温度的，并不做死气文章。文人思想外溢为文，就像火之明热之焰，是读书积累，也是头脑思考所得。我理解穆涛的艺术，是有道德之士思想释放的。所以，他才把在长安体验的历史内容，称之为“先秦的风气”。

最近，他又连续出版几本大书，一本叫《中国的大局观》，一本叫《中国历史的体温》，可见作者的思想境界和志向高远得很。有人说，穆涛先生的作品理想而清澈，刻意降低情感的温度。他是散文大家，理解好文章如一根绳，必须牵出一头牛，这是他作文的立意，也是下笔的抱负。

他曾经意气风发，现在满脸沧桑；他曾经带领群众苦干实干，如今老了只能在路上闲转。从他自信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对现任干部是满怀信心的。他一脸慈祥，希望自己能吃饱穿好，更希望周边的邻居也能早日迈上小康之路。这就是一位老党员、老村干部的朴素愿望。他的名字不够响亮，但他的名字却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

他没有车，靠一双脚丈量这个村的沟沟岔岔，全村几百户，每家情况他都了如指掌。他常常告诫自己，一定要有一颗干净的心，自己没有钱花不重要，一定要让老百姓有钱花。他鼓励村民大力发展种植养殖业，要让山上牛羊成群，要让坡地都种上中草药。他带头示范，村里的种植户一年就增收几万元。大部分户里都有了摩托车，有的买了小车。他还是没有买车，他说孩子们虽然都毕业了，但要给他们说媳妇，没有钱怎么行呢。没车也好，健康是走出来的，还是多走走。走到老百姓家里也不急着要走，和老百姓多聊聊，让老百姓说说心里话，谈谈他们的想法。

“余支书，你早晚都不在家，想在你家找到你，还真有点不容易，今天下午我要和你说点事。”老朱见到他在家，一脸高兴的样子。他赶紧让座，给老朱发了一支烟，又泡了一杯茶，边喝茶边聊了起来。老朱满脸愁容地说：“余支书，你是知道的，我家里的老，小的小，老伴身体又不好，干不了重活，能不能给办个低保？”“老朱呀，你说的情况的确属实，我们会考虑的，但你们要勤劳一点，干不了重活干轻活，要想有钱花主要还是要靠自己！”老朱手有点哆嗦，麻利地拿出一支烟。刚才的温和一扫而光，他说：“你这是干什么，你家里有困难，我们有责任帮你，我们还打算寻找合适的产业，从根本上解决你的困难，再不拿走，你的事情我们都不会管了！”老朱看他真生气了，只好把烟收了起来。

他很好客，群众找他办事，遇到快中午时，他就吩咐老婆做饭。老婆很贤惠也很能干，几个人的饭菜一会儿就好，把菜端上桌子，他给大家把酒倒上，自己也喝几杯。他的酒量很小，喝不了几杯。有一次，酒桌上气氛正浓时，一个爱喝酒的人说：“余支书呀，你们村干部工资很低，我们来了，吃饭不说，还要喝酒，太为难你了。”他诚恳地说：“吃顿饭喝点酒是个啥，大家图个高兴就好，粮食是自己种的，酒买的是自酿酒，不值钱！吃饭吃不穷，关键要好好好，富裕日子是干出来的。”

老朱是老了，干不动活了，春暖花开的季节，他喜欢靠在一棵树上，除了晒太阳，他特别喜欢看快要落山的太阳，当太阳挂在西山的树梢上时，他会喃喃自语：“夕阳无限好！”

无悔人生

吴振春

东沟水库记

代立学

到这样的地方，眼睛就像一部摄像机。目光的收放如同镜头的伸缩，将不同距离的景致一一捕捉，定格成一幅幅精美的画卷。

两山一沟，南北走向。村庄顺坡而建，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掩映在浓浓的树荫之间，阡陌交错，鸡犬相闻，如临仙境。

两边的山峦逶迤着，层层叠叠，犹如汹涌的波涛一路向南。目之所及皆为绿色，绿得深沉凝重，绿得大气磅礴。澄澈清亮的溪流依青岩而下，遇顽石回流成旋，遇岩洞飞溅直下，遇平缓处便轻轻柔柔了。每隔三五丈就会有青石小桥，在夕阳中尽显古朴之美。

喧闹的小溪在一片宽阔之地安静了下来，远远地看见了大坝，东沟水库便尽收眼底。平静的水面是映照大自然美景的一面镜子。被淡淡的雾霭缠绕着的两岸青山、房屋、田畴、绿树，全倒映于水面，影影绰绰，如诗如画，实在是一个养在深山人未识的俏妹子！

漫步在大坝的石板路上，一颗躁动不安的心随即也静了下来，独享着一个人的清欢，沉寂在自己的世界里与自己交流，任凭思绪飞扬。

东沟水库建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那时我四五岁，常跟着父亲来到水库工地。亲身见证了成百上千的男男女女聚集在河谷肩挑背驮手推修大坝的壮观场面。几十个后生抡起大锤，成百辆的架子车队穿梭往来浩浩荡荡。

“四个角角把劲鼓呀！”“哎嗨——哎嗨！”“喜拉绳呀！”“嗨哟！”“要砸平哟！”“嗨哟！”……这是包括父亲在内的壮汉们赤裸着上身，露出健美的肌肉在打夯。叫夯者起歌，众人拉绳抬夯应唱，一起一落，一唱一和。有时叫夯者会随机应变，拿某个人开溜，自编歌歌，众人应唱，在欢声笑语中挥洒汗水。铲土声、刨土声、吆喝声、欢笑声和这打夯声便响彻河谷。

妇女们会在某一家院子里支起一排排大铁锅熬糊汤，会在大笼子里蒸杠子馍。在缺少少穿物资匮乏的年代，那一个白白的大馒头擦擦着饥饿孩子的味觉神经，我常常站在香味四溢的大锅前不忍离去。这一切被父亲看在眼里，正值壮年的父亲总会把自己那个馍留下来给我吃，他去锅边盛一碗稀糊汤蹲在一边就着腌萝卜丝嚼。这一情景成了我对父亲的最早记忆。后来，每每父亲进山拾柴或者割草，都会故意在干粮袋子里留点吃的给我。这些场景不止一次地幻化为梦境出现在我的梦里，不知天国里的父亲是否也这样记得？

从小植于心底的情感浓郁得很难化解。后来我去过商洛城西二龙山水库，去过烟波浩渺天水一色的丹江口水库，相比之下，东沟水库实在小到可以忽略。但每每回老家，只要时间允许，我总会去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大坝上转一转，享受着简单的幸福，因为它有我孩提的记忆和父亲的身影。

商洛山

(总第2468期)

刊头摄影 方方



言语里的温暖

李萍

五味杂陈的生活中，有时候让我们感动的往往只是一句话或一件小事，比如妗子说的那句话和她一针一线给我纳的鞋垫。

以前回去给父亲理发的时候，随便也给母亲剪一下头发。每次我一边剪，母亲一边叮嘱：“这里要长一点，这里要短一点，这里要厚一点，这里要薄一点……”每次，我都不耐烦地说：“你放心，不用管，肯定会给你剪好。你去理发店人家是为了赚钱，我是用心给你剪，你是我妈哩，还能把你打扮难看呀。”尽管每次给母亲剪的头发自我感觉比在理发店剪得还好看、还自然，但是母亲从来没说满意的话。父亲去世后，我没有专门回去给母亲剪过头发，有时正好遇见她头发长了，剪的时候，她还是忘不了叮嘱一番。

最近一段时间，母亲做了手术，腿脚不方便，剪头发的事非我莫属。母亲前两天就说头发长了，今天早上专门过去给她剪头发。我刚把围布围好，还没动剪子，母亲就开始叮嘱了。母亲病着，我也不想给她添堵，也是习惯了她的唠叨，我一直“嗯嗯，好”附和着，想不到在一旁的妗子却笑了，你不用叮嘱，

娃经常给你剪哩，肯定知道咋剪好看。我赶紧说：“就是，你放心。”当时就被妗子的话感动了，因为那是满满的懂得呀！可惜母亲却不明白女儿。

不由想起上次买桃的事，我在超市买了最好的桃，想让她尝尝鲜。洗好从厨房端出来的时候，自己先咬了一口，觉得味道不错。我高兴地说：“妈，你和我妗子快尝尝，这桃特别甜，你看这颜色红得看着都好吃。”

母亲尝了一口，嗯，很甜哩，这红颜色该不会是抹了色素吧？听说色素有毒哩，吃了不好。我说不会的，这是鲜桃，就是这品种。

想不到妗子却说：“好吃倒好吃，就是太贵了！你下回别买这么贵的，咱自己吃哩，又不是外人，现在这钱难挣的，你们都不容易。”

两个月前见到妗子的那天晚上，她一直想到我那里转转，就是家里忙得走不开，来城里了，哪天过来看看，还不知道我的店在啥地方。我说妗子你别客气，咱今天就不见了么，过去太远了，我有时间过来看你们。想不到第二天妗子就让表弟开车送她来了，提了一袋苹果，一箱奶。我

笑着说：“妗子，你一来我就很高兴了，咋还拿东西，哪有长辈来还给你买东西的？”妗子笑着说：“我没啥拿，就是过来看一下。”

妗子看到店里挂的衣裳就说：“这衣裳都这么好看，就是没人呀！这一件一件啥时候才能卖完呀？遇到好说话的人一买就买了，遇到难说话挑别的，试半天都不买……唉！啥生意都不好做呀！不知道你们熬煎不？我看到卖东西就头疼，给龙龙帮忙卖菜的时候把我一天熬煎的，那么多菜咋卖得出去呀！好好的白菜，人说不好的，地上一剥一大堆叶子，把我看得心疼的，等人走了就拾起来咱自己炒地吃了……”我给他们倒茶的时候，妗子说的这些话让我很是感动。

真的不忍心让妗子花钱，走的时候，东西让来让去，我只好留下。目送着妗子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知道这是她的一点心意，她是要感谢我在报上发的那篇表扬她的报道。

妗子几十年如一日照顾小脚的外婆，是有目共睹的事，我觉得那是我应该写应该做的。当初写那篇报道，并

不是想得到感谢，只想把妗子孝老爱亲的美德发扬光大，让妗子在付出辛劳之后能感到欣慰。想不到稿件发出之后，妗子照顾外婆的感人事迹受到社会好评，妗子还被评选为2023年第一季度“商洛好人”孝老爱亲模范。

今年4月，从未出过远门的妗子被接到柞水县，参加了2023年第一季度“商洛好人”暨柞水县第七届“道德模范”颁奖仪式。与会领导为获奖者颁发礼遇卡、奖金和荣誉证书，大屏幕滚动播放着他们的事迹短片，接受现场访谈、点评，我觉得那是对妗子多年来默默付出最好的肯定。

我翻来覆去地端详着妗子一针一线纳的鞋垫，想着她说的每一句话，百般滋味涌上心头，有感恩、有释然，也有理解。我觉得我和妗子之间，就是两个懂得的人相互慰藉相互取暖。

